

# 新詩壇評審會議紀錄

主持：陳麗音博士

評判：王良和先生、樊善標博士

會議日期：2000年3月30日

整理：薛沛堃

王：我所選的比較多。我選擇了《琉璃箱子》、《寺院》、《若毋忘—民主心聲》、《手》、《寫照》、《孩子》、《尋夢·二零零零重遇一九四一》、《故鄉》、《椰樹》、《街燈》。

樊：在你選的那些以外，我另外選擇了《送給愛茜斯和朋友們》、《我看》、《生命》。有四首你有選而我沒有的，分別是《椰樹》、《尋夢》、《寫照》和《故鄉》。這四首我沒有選，其他都是大家有選的。

王：即是七首詩得一票，六首得兩票。

樊：《手》、《琉璃箱子》、《寺院》、《孩子》、《街燈》、《若毋忘》，都是有兩票的。一票的分別是《尋夢》、《故鄉》、《椰樹》、《寫照》、《我看》、《生命》，還有《送給愛茜斯和朋友們》。不如我們先將自己心目中覺得應列入三甲的那些講一講吧！

王：我選的是《琉璃箱子》、《寺院》和《手》。

樊：我選的是《手》、《若毋忘》和《送給愛茜斯和朋友們》。

王：《若毋忘》我都排得頗高。

樊：我們就先談這幾首吧。我覺得這次的作品，從好處說有好幾首都有些優點。但是從負面說每一首都有一些不完整的方面。《手》這一首，我覺得它的節奏做得很好。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關係和發展都是很流暢的。開始的時候它寫手，然後由手變成翅膀，由飛起，然後跌了下來，那些動作具有連貫性，一個形象接住另一個形象，變化非常自然。不過看完之後，我始終不能夠觸摸到它究竟背後想說的是甚麼，就像一個我沒法猜得透的謎。

王：這首詩吸引我的是語言，基本上全詩無一字是深的。在眾多參賽作品中，我覺得這首詩的語言比較平白，由感性帶動，於是我們讀的時候往往能夠透過語言感受到作者那種情緒，很淡的。正如剛才樊善標所說，它的層次變化比較出色，特別是它由一個角子的響聲引發想像，再落回現實之中，我覺得效果非常好。我覺得這首詩是表達對對方或者是友人的想念，由手開始，由一個想像幻化成翅膀，飛離現實，去到一個比較自由的，廣大的，甚至是比較美的一個世界……我自己覺得這是一首懷念的詩，但是比較簡單了些，

特別是結尾，在全詩最關鍵的地方點出了這種想像，飛昇——想和另一個人一起的想像，最後明晰地落實為——「想你」，雖然很有力，但又好像將那樣東西實化了，回味的空間小了。所以這裡我覺得不太好。

樊：那你覺得「三十三雙」這個數字有何意思？而「角子」又是甚麼意思？

王：這個我掌握不到。

樊：我也是！

王：究竟它是一些實寫還是一些私密性的意象呢？我想如果當它是私密性的意象，我就不會刻意去求解，我只是去感覺它。

樊：我覺得裡面有兩個關鍵的地方：「三十三雙手」和「角子」，也就是你所說的私性或是私人性的符號或意象。我不反對一首詩裡面可以有一些私人性、私密性的意象，好像這裡最後的一句「想你」，我們都明白這是一首想念的詩。但這個具體的想念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？我想一定要在那個「三十三雙」和「角子」裡面索解。我們一定要先了解這兩樣東西的意義，才可能知道整首詩的意義。另外這首詩的節奏很能夠模仿優雅飛翔的感覺！這是很難得的！他對語言的控制，在沒有刻意鋪排、修飾的語言之中可以用一些這樣淺白的字句寫出這種優雅的節奏，其實是殊不容易的！他那種想念並非一種摧心、撕裂性的想念，而是一種有節制的想念。我可以知道這種想念的某個特色，但我覺得還未夠，我還想知道更多：為何想念？想念何人？如果解不通這些私密

性的意象，不足夠。

王：我就喜歡它的開頭，很吸引。「三十三雙」，我們會被這個數字吸引，有沒有甚麼特別含意呢？

樊：再前面兩句「看看你造的那些手」，其實這個「你造」已經有些特別了。

王：是，但去到用一些「條地」、「飛」、「翅膀」、「幻化成」……那類的想像我覺得比較俗套了些。開端我覺得很好，特別是語言方面非常通透。

樊：第四行那個「手」，前面和後面一句都是長的，中間夾一個「手」，他很擅長把很短的句子夾在兩個長句中，我覺得這是好的。我記得商禽以前也有一首詩寫手，忘記了題目是甚麼，詩中的手變成很多不同的形象。

王：商禽所寫的好像還比較短一些……

樊：他那首應該是分段，不是分行的詩。不過兩首基本上不是很相像的。

王：談一談《琉璃箱子》吧！

樊：好吧！

王：這首詩我是選作冠軍的。我覺得它比較耐讀，如果沒有理解錯誤的話，這首詩應該是用一些富於色彩，甚至可以說是有些美的意象去寫死亡，就是一個喪禮。我自己覺得整體而言這造成

了一種很特別的……就是華麗中的淒美，有一種這樣的感覺。詩人對傷感的控制處理得不錯。相對於某些感情強烈或訴諸控訴方式的作品，這首就比較淡，利用童話意象、色彩去處理，比較節制。另外，結尾部份亦處理得很好，用一幅眼前的印象畫：「水彩，堅決逗留 / 不似你早已遠走 / 一堆哀傷的數字 刻印在畫的背後 —」，就是九九年十二月十一日。我覺得整體來說細味的空間比較大，以及在眾多參賽作品中我覺得比較成熟。

樊：這首我也排得比較前的，雖然不是三甲。正如你所說，這是一首關於死亡的詩，寫的是某一個親人或者朋友死去，放在棺材裡，可能是瞻仰遺容之時見到她在玻璃箱裡面。我覺得末三段寫出的形象非常強烈：「雨，把琉璃鏡弄濕了 / 黃土，是溫暖的雪」。由這裡開始，下面是「糖果、生活照、指環、鐘鏢、回憶、思念……」，我覺得把回憶和思念擺在後面是很好的，因為前面都是一些很具體的事物，由這些具體的物件我們可以想像到死者是一個怎樣的人：是一個年輕的女性，她喜歡甚麼……這些和第一句的「睡公主」都是很形象的寫法，如果只有「睡公主」而沒有後面這些，我就覺得太概括，太說明式了。但是，像這樣好的段落似乎不多。而且他說完之後我們只看見他對這個「睡公主」死去的哀傷，但是究竟兩人是甚麼關係？問題就是作者寫了睡公主，但沒有寫自己，他自己和這個人有甚麼關係，以致她的死亡令作者如此傷心呢？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寫出來的。另外，也因為他很少寫自己，所以「我不敢仔細看你，怕睫毛觸碰傷口」就落空了，為何會怕睫毛觸碰傷口呢？任何一個朋友遇到不幸，我會覺得不安，但是這個朋友去

世，他寫成一首詩，是否這個朋友的去世對他來說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刺激？是否這樣呢？如果是的話，似乎可以寫得明確一些。此外，第三段有意無意的押韻好像傷害了這首詩：「以往，你討厭花 / 討厭的花 / 如今像夢一樣，度了輕紗」，兩個「花」沒所謂，加個「紗」字就有些俗套了。而且「花」和「紗」的意象究竟有甚麼關係？為何要這樣？

王：我也不太喜歡他刻意用韻，譬如最後一段「留」、「走」、「後」，甚至「久」字都押了韻，我覺得那個節奏某程度來說有少許俗套，以及有少許像早期新詩的那種氣息。至於他和死者的關係，或者寫自己不夠多，這方面，我卻不覺得是毛病。我覺得譬如睡公主這個童話的意象本身會不會已經隱含了「我」和「她」之間的身份定位？而另一方面，其實在很多喪禮裡面，讓你瞻仰遺容，「我」和「死者」的關係亦不一定很親密。而在注視的過程之中亦會有很多感觸，這種感觸是不會這樣理性講「我」和「你」之間的關係的。也就是說真正的書寫過程裡，常會在感情層面裡面幻化為很多的形象，很多的形象最後又移到一種情緒裡面。因此我反而覺得不太需要知道究竟「他」和「她」有何關係，為甚麼他對她要這樣哀傷。事實上那種哀傷亦不是去到這樣用力的地步。很多時候我想現代人出席喪禮，感情都比較節制，同時那種關係亦不一定太密切，但總有一種面對死亡的感覺。在那種充滿了花，充滿色彩的佈置裡面，有很多回憶，這種回憶往往是淡淡的，比較虛的，在那一刻也不會太強烈的意識到「我」和「你」之間的關係，所以我覺得有一種比較飄的感覺，這我都比較能接受。不過我亦同意押韻越多，越容易有一些俗套的感覺，這我也不

太喜歡。

樊：談談另一首《若毋忘》吧。《若毋忘》是我心目中的三甲之一。我覺得首兩段寫來很經得起分析。兩段很有對稱意味，相反但又相成。一開始說「不要以為我死了」，第二段說「不要以為我活著」；第一段「每逢初夏， / 每當夜深， / 我寧願我眼瞎了， / 我寧願我窒息了。」這些排比的句子，如果控制得不好，很容易會變得笨拙。但我覺得這裡寫得很好。「初夏」令我們有初夏清明節的聯想，而「夜深」可能就是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又想起這些事。既然我們有六四的聯想，所以「寧願眼瞎，寧願窒息」，我們都明白他寫一種怎麼樣的心情。寫完這段跟著如何呢，我覺得下面的連接是頗巧妙的。不要以為我死了，我仍然有這些感受的。但你亦不要以為我活著，因為別人看我我已經是死了的人了，是行屍走肉。我覺得這個轉折是非常值得讚賞的。不過接著的兩句我覺得是重複了一些：「那年已過， / 那天已逝」基本上是同一個意思。然後「誰在清明送我一束花？」可以回應前面「每逢初夏」。「誰在歷史上給我一個墓？」清明送花是很正常的，我們很容易聯想到清明節和掃墓有關，掃墓我們通常都帶一束花去，但「在歷史上給我一個墓」呢？「歷史」和「墓」的關係不太密切，這是一個反常的組合，正是這個反常的組合提醒我們這是一首詩。我想大致上的意思是那事件到現在在歷史上仍然未能夠論定，欠了一個公道。因為前面是一正一反，理論上後面也應該是推進一層。但跟著的幾句雖然有些形象，有星星、殷紅的土地、風，感覺上卻和這件事情沒有甚麼關係。或者說並非選擇了最適合的意象。另外我想一提的就是題目好像比較弱，如果題目能

夠含蓄些，含意複雜些，可能會令這首詩讀起來更好。

王：這首詩其實最初我也是選它進三甲的。我覺得這首詩的語言非常乾淨。正如剛才樊善標所講，我也最欣賞首兩段。那種好像是正反一般，事實上亦頗能夠突出。很多人現在的心情正是如此，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這首詩有頗深刻的透視，但他用一種不是太用力的手法已經做得到。「每逢初夏， / 每當夜深」，甚至剛才「那年已過， / 那天已逝」有少許像歌詞，但這裡似歌詞我不覺得就有些俗套或不好，反而這種好似好簡單裡面恰好就射中了那種感覺。我不太喜歡最後那段，覺得襯不起前面兩段。「星星沒有別人的多」，當然我們都會想到北島的朦朧詩中的星星，那種「眼」的，探索的，光輝的一種。但這裡就將前面那種比較沉著的力量，或者是「誰在清明送我一束花？ / 誰在歷史上給我一個墓？」那種可以細味的地方，變成好似慣性了。同時我覺得這個題目相當差。其實很多時候意象在某程度上有一種暗示的力量。如果題目不去太實化它，這樣反而會令人覺得好看一些，回味的空間更大。

樊：這首詩頗有北島早期的影子。好處在於字句方面比較乾淨俐落，但缺點就是那些意象未必需要如此選擇。「花、墓、初夏、深夜」和後面「星星」有點關係，「殷紅的土地」和「星星」的關係在哪裡呢？「永恆的光輝」也未必需要說得如此明白。總體來說我覺得最末那節的形象不夠妥貼。

王：和北島比較，我覺得香港的學生的認識某程

度上是遙遠了，不是當事人，沒有感受到那樣巨大的痛楚，力量不是很大。但我覺得力量不大不要緊，不一定要人人寫得像北島那樣好像一個孤高冷峻的形象，那種要將苦難都注入自己內心那樣。但是，前面發展得那麼好，後面卻……「殷紅的土地」，當然可以聯想到那些血呀，「颯一把風」，吹乾淨它，亦好像要讓這一件事或者這一個愁能夠掃淨，但問題始終是這個形象把握得不够好，他要應該抓住有力的形象，但這裡的「殷紅的土地」、「風」和「永恆的光輝」，都不好，所以我覺得最末那裡有些跌一跌的感覺。

樊：談談《寺院》吧，我把《寺院》排得很前。

王：我覺得《寺院》本身的節奏頗有趣，起碼相對於其它參賽作品，它沒有那麼俗氣。它是利用格律去開展這首詩。之前說「不要看著我」，後面說「請不要嘲笑」，是一種對稱。當然它對眾生相或者寺廟裡面的事物寫得不深刻，但是我亦覺得不深刻裡面是有些話說的，包括對世人的觀察，有一些輕微的反諷的地方。它的好處是雖然樣樣都不太深刻，但剛好又觸動到你，不痛不癢但又有些味道在裡面。我覺得這首詩就是做到這樣東西，控制得比較好，有節制。

樊：我覺得這首詩有些地方很可愛，第三段「一行一行的行人 / 登上佛的心坎」，這座是不是很大的佛呢？就像樂山大佛遊人可以爬上去。「登上佛的心坎」這句真有意思，一來現實上的確可以這樣做，第二就是你爬到佛心那裡，但是你明白佛的心想甚麼嗎？下面一段接著的第一句也好，「都是佛的孩子」，有一種眾生平等的意味。這兩句亦很能夠代表這首詩整體的氣氛，不

是很尖銳的，不是大張旗鼓去批評人，亦不是故意裝成自己好像得道了，覺悟了，其他人都不明白，不是這樣。不過我覺得線索始終不太清楚。第一段說：「不要看著我」，末二段：「而你嘴依然是 / 一句句 / 『一帆風順』 / 『好心有好報』」，「你嘴」指的會不會是個乞丐？「不要看著我」會不會就是前面那個人說的呢？詩的最後說「請不要嘲笑 / 來寺的人」，似乎和開頭呼應，但為何開頭說「來寺的人 / 都這樣低著頭」？為何那些來寺的人要低著頭呢？

王：是不是那些去寺廟拜神的人都是要低著頭？

樊：不知道。

王：但其實很多是跪著啦，低頭啦，另外插香之前又很虔誠地垂下頭，好像有話要向菩薩說那樣。可能甚至他也是其中一分子，所以他就說「不要看著我」、「請不要嘲笑 / 來寺的人」首尾包孕著，中間就是有些人帶著香燭，帶著許多心事，「已沒有餘力掏 / 僅僅一個幣」，他又不說「錢幣」，將它壓縮為一個「幣」字，好像更有味道。然後正如你所說「登上佛的心坎 / 都是佛的孩子 經聲裡 / 用言語懺悔 僧人敲響 / 空空的木魚 卻醒不來 / 路過的信男善女」，我覺得這個很好！很多人不斷都這樣去做，他自己也是，但他自己也說醒不來，所以「不要看著我」，雖然「一句句 『一帆風順』 『好心有好報』……」是否就為了這幾句話？他自己又覺得其實是醒不來，於是一方面是好像眾生平等，但他又覺得我們都是祈求希望，或者是所謂一些好的東西，但問題就是「卻醒不來 路過的信男善女」很多人實在是不是去到佛的心坎就好像醒過來？於是你

會發覺是有些領悟的，但是這種領悟是很輕的，他又不在意要講一些道理給你聽，因為事實上有時人的領會都是閃過。我覺得他沒有刻意去寫說理詩，很自然。

樊：我也同意，但我始終弄不清那個「你」和「我」究竟是甚麼，為何又有「你」又有「我」？都只是出現過一次。

王：……我反而覺得沒甚麼問題。

樊：可能我太過強調理路吧！

王：是，我看詩，現在喜歡若有若無的理路。可能這個「你」就是有人和他在傾談的，我覺得這樣更可以激發讀者調動想像力，去補足虛位，或者再按自己的生活經驗加上猜測去豐富它。我覺得略為有些模糊性較好。我反而覺得今次的參賽作品，太多欠缺模糊性，即是看完之後一清到底，沒有餘味。這首不同，它不是太晦澀，但有少許模糊的地方，它好玩的地方就在這裡。

樊：不過如果那些模糊的地方是作者自己弄不清呢？有些作者很清楚自己寫甚麼，他寫出來仍然有多種可能的解法，而各種法在道理上都說得通的，這兩種情況可能會有少許不同。我覺得如果仔細追究起來，這裡的確有模糊的地方，我沒辦法找出任何一種能夠完全把它貫穿的解法，我想問題就是這樣。如果它有最少一種貫穿的解法，就沒有問題了。

王：我覺得這個「你」沒所謂，因為如果你把它當成虛擬的聲音，就是說在這種日常的經驗——

去寺廟參神，無論是真的有人對你說「一帆風順」、「好心有好報」，或者說根本不是寺廟裡面的場景，而是一種在那個參拜的文化氛圍裡面其實有一種聲音就是說「一帆風順」、「好心有好報」。即是說那可以是虛擬的聲音，甚至是作者心裡另一個我的聲音。我覺得三四兩段寫得很好，他自己回顧這件事好像一種儀式，一種習慣。但他又不是說好像很不理性或者很迷信地全情投入，他又拉遠距離回看身在其中的自己。「僧人敲響／空空的木魚」，「空空」這兩個字很有意味。木魚裡面是空空，令人醒不來，他自己又有這樣的領悟，然後又整天聽到一些可能是虛擬的聲音說「一帆風順」、「好心有好報」，但是他又並非著意去否定很多東西，他又不會覺得自己得道而你們都是愚昧的。我覺得現實的複雜性就在這裡了。這裡令我想起朦朧詩為何這麼多的矛盾和碰撞，當然就是朦朧詩人覺得在道理或世情上往往存在多向性，複雜性，你不是這樣把矛盾放在一起，不是這樣碰撞，反而呈現不了這種複雜性。這個觀點我很有共鳴。有時我會頗抽離，覺得這樣很迷信，但你去到寺廟又覺得好像是一種文化。我又會求籤，但心裡又會懷疑它的真確性。我就覺得這種矛盾性其實就在這首詩裡面體現了出來。可以是投入，又可以抽離，亦都好像淡淡的，再回看我覺得這首詩頗好！

樊：基本上我同意你的理解。最主要是「一帆風順」、「好心有好報」這兩句好意頭的話給我怎樣的感受。你覺得人人去寺廟拜神心裡都是這些話，但我的感覺就是講這些說話的人會不會是請人施捨一角幾毫那些人？如果是的話，那麼這個「你」的身份就會很突出。但如果不是這樣，那麼那個「你」字可以泛指任何人。



王：是啊，所以我就覺得沒有所謂了。我們帶著香港的生活經驗，我們可以這樣解釋到，但是作為虛擬也可以，所以我說這首詩比較豐富。我反而覺得這裡沒有大問題。

樊：好。

王：接著是《送給愛西斯和朋友們》。

樊：這首詩是有缺點的，也有些優點，都是在語言方面。它講道理，但它是形象性的，同時它的詞匯亦很豐富。它不是把要講的道理用最抽象最概括的詞語講出來，它是通過很多形象去講。不過問題就是有些形象其實是頗陳舊，頗不恰當的。但是另外有些地方，那種語調讓我聽起來覺得不錯。這主要在第三段「從洪荒之太初你就一無所有」那裡。「天生百物成太古」可解不可解之間。但後面「虛無所以成你 / 來與去 一瞬之間 / 生與死 一丈之地」，感覺是俗套和雋永好像相差一線，有時這些句子令人覺得很俗套，但放在這裡不知是否這一節的節奏的緣故，覺得有些意味。「歲月無聲更無色 / 髮膚 思緒本無有 / 承載方是你的宿命 / 宿命的呼喊 / 叫心泉一無所求」，最末一句我覺得「叫心泉一無所求」是頗弱的，不夠力量承托上面的內容。但是前面的兩句，「宿命」的，以及「一無所有」和「無有」隔了幾行的呼應等，這些令這首詩所講的道理好像帶了一種並非我們現代人的語調，好像是一種很遙遠的語調，可能一本古書上面有這樣的記載，於是詩人將它筆錄下來。如果他這樣對著我，在我面前講這些話，可能覺得不以為然。但是它模仿那種不太像人說話的節奏，好像一個距離好遠的聲音，這個聲音就成為了一個角色，

那種感覺很有趣。另外我覺得它的道理裡也不是完全沒有新東西的，例如末二段他呼籲他的朋友卸下盔甲，痛快一下吧，痛有正面的意義的，這個我覺得頗有趣。最末那段的節奏有些像前面我覺得好那段。「燃燒 / 一無所有更自由 / 蠟盡成灰才可飛揚」，這句大概脫胎自「蠟炬成灰淚始乾」吧，但「灰」和「飛揚」其實內部是有關係的。「變成灰」所以風可以把它吹得四處飛揚，所以這不完全是「蠟炬成灰淚始乾」的複製版本。下面有一個類似頂真的寫法：「……才可飛揚」接著是「飛灰的快樂，讓浮塵編織……」但最尾兩句又變得平凡了：「讓浮塵編織平凡，叫彩雲染出絢爛。」又是把一些抽象的字眼擺在一些很重要的地方。總括來說，我覺得它有做得好的地方，亦有大量做得不好的地方。好的主要是那種語調令我有一種很陌生的感覺，不好的地方就是有些陳腐的詞語。

王：我覺得這類詩現在香港是越來越少的。因為經過九十年代的發展，大家都是競新趨時，對古典疏離，所以這類詩現在是比較少的。我同意這首詩的確是有點俗套濫調，特別是開頭「苦難的磨洗 / 崎路的抉擇 / 使歲月滿目瘡痍 / 卻贏來荊棘的冠冕……」這類真是比較膚淺。但正如樊善標所說它有些句子又好似有種沉著在裡面。譬如：「雲彩因蒸騰而暢游」。前一句「紅燭因消溶而璀璨」我就不喜歡了。「雲彩因蒸騰而暢游」那種精神上的，這句的力量好似內聚得比較好些。又譬如下半部「好讓年華於膚淺的笑聲中逝流」，我覺得這裡也是不錯，頗沉著。但問題是好的句子和不好的句子穿穿插插，整首詩始終詩藝不太高。值得讚賞的是他那種語言有一種個性，舊之餘有一種個性，一言半語之間有一些確

是內聚得比較好。

樊：如果根據作品的思想內容來判斷，這次的參賽作品中沒有特別出眾的思想。

王：入選的主要是這幾首。

樊：對。

陳：那可以給它們排個名次。

樊：我覺得《手》不該得冠軍，這首詩有些缺點，這些缺點令讀者很難進入這首詩。另一首我有保留的就是《琉璃箱子》。《寺院》，我覺得可以。

王：《寺院》瑕疵似乎比較少，同時比較耐讀，比較有生活感。那種觀察，那種感觸又沒那麼刻意、造作。

樊：在意思上這首詩都可算是最深刻的。

王：是呀，這首詩有些質感，但又不會令你覺得很內聚，反而用一個輕的形式去寫。

樊：那就給這首詩第一！

王：我同意！

王：第二和第三……我就不太喜歡《送給》，或者可在《手》、《琉璃箱子》和《若毋忘》裡面選。

樊：我贊成。論完整，那當然是《琉璃箱子》較完整，但我覺得另外兩首詩有些地方比它深刻。

王：我覺得現在很多寫詩的人太著重意象，不知道「語調」其實也是很重要的，平白中的流動，也是一種功力，如果想鼓勵這樣，可以選《手》。如果講求語言的乾淨利落，正反對稱，則《若毋忘》優勝。

樊：我覺得《手》始終是高一線！

王：比較少人去到《手》的那種感性。

樊：《若毋忘》比較多朦朧詩人影響的痕跡。如果考慮作者的創造力和轉化能力，《手》是高一一些。

王：我也喜歡《手》的語調，我自己有時也追求一種比較從容的語調去帶動詩歌。我覺得他開局開得很好。雖然有時候某些運意不太好，例如最末部份。但我想語言方面，他做到的，很多大專生都不容易做得到。

樊：不過有些詞語用得不太好。譬如「洋翔」寫錯了字，而且「揚長」也不是這個意思。我想他需要改一改。那麼《若毋忘》列季軍，《琉璃箱子》優異吧。其他的作品，是否也可以提一些意見呢？

王：其他的我印象不深。我唯一喜歡《寫照》就是第二段「送到嘴邊 緩緩的吹一口 / 四百二十度的近視 加上 / 一百七十度的散光」。我最喜歡是這兩句，有點幽默感，「我 / 看不見但 / 嘗到不靠觀察的 / 甜美」。他是很簡單，但是因為他前面有「四百二十度的近視」和「一百七十度的散光」，這裡就有點味道，有點趣味



在那裡。但我覺得作者始終是生手，很多東西不懂得處理。

樊：其實全詩只有這兩句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。

王：對。

樊：《尋夢》一詩，你記不記得？

王：記得，有印象。

樊：《尋夢》我沒選。我覺得這首詩的語言其實算不錯。不過我有少許擔心它會不會是舞台劇的內容複述。

王：我其實不太喜歡這一類詩，語言方面比較「乾渣渣」一些。有一類新作者喜歡創新，形格比較新一些，但裡面似乎無論是感受或思考都比較平面，後現代削平深度，喜歡平面。但很多這類詩沒甚麼情味，這一首我也沒有選它。

樊：如果它是要和話劇配合才能明白那就不太好了。

王：另一首《故鄉》陳套些，亦是很像五四新詩那種形格。押了韻，語言比較乾淨，有些像幾十年前的知識份子那種懷念鄉土的感性。

樊：他那種「苗疆的綺麗風光， / 啊！卻永遠印在我心上！」這個感覺是應該尊重的，他有這樣真的感覺，可以。但問題就是可以用一種令讀者能夠體會的方式。

王：雖然說是尊重，但始終，同一種感情可以用另一種方式表達出來，而不是用一種已經很常見的方式。

樊：《椰樹》呢？

王：《椰樹》，我覺得文字不太成熟，是一首應該和感情有關的詩。大概是用椰樹自比，可能對方離開了他。我覺得這首詩其實和剛才那首《送給》比較接近，都是生生硬硬的，但是有些地方感性頗動人。開頭也頗有趣：「夏蟬擔來樹種 / 於永別的夏日下種下」，那種好似重複之餘，生硬之餘又好似突然間有些火花，又覺得幾特別。不過之後又好似有些俗了：「再來時卻已作陌路人」，顯然比較俗套了。我覺得某些地方一言半語之間那種感性帶動得幾好，但是整體來說，始終粗糙了些。

樊：他語言控制不好，但反而歪打正著地講了些頗有味道的話。譬如第二段「你道椰樹如冬 / 椰樹也欲辯無言 / 自知的夏日溫暖不了自己」，我覺得這些句子寫得不通順，但是頗有情味。「椰樹愛你清淨的短髮」，這個老套了些，但接著「它卻不懂咀貧 / 不懂結他 / 不懂情詩」，卻頗有意思！

王：我發覺這首詩的語調不錯，有些地方誤打誤撞又好像寫得頗動人。

樊：也談談一些我選了你卻沒選的。第一首是《我看》。這首詩頗具社會性。四段都是看到一些社會上的人。例如在舞台的歌星穿著很少的衣服，遮不住自己的軀體，在不斷跳舞，父親揮

刀，兒子揮斧，在互斬……這首詩用時事作題材，在這些作品裡不多見。作者能夠關心社會，值得一提，不過這不是這首詩寫得好與不好的關鍵理由。在技術上我覺得它有一些好處，比如它一開首說：「我看 我看 我在看」，然後每一段都是這樣，好像被迫重複的感覺無論作者要寫甚麼，他都需要用適當的方式表達出來，這首詩給我的感覺是他好像捕捉到一些方式，但不夠完整，這首詩最末那段也太簡單了：「我看 我看 我在看 / 一不想看、不忍看 / 不看 行嗎？」太弱了，承接不了上面一堆東西。

王：他的感情有少許比較激憤，結尾儼如有點發怒，好像激憤得：我不想看！不忍看！不行嗎！好像有個人在身邊，把許多事全部擺在前頭，於是它缺乏了「距離」。其實詩有距離，它一路拉……拉得好近，簡直將所有東西召喚到跟前。但其實很多事不是這樣簡單的。

樊：另外《生命》我也想講一講。《生命》一詩，作者將它分成暖春、炎夏、涼秋、寒冬，這是有些呆板的。每一節都是用季節開頭，但如果不用下文就看不明白。題目叫《生命》，於是給我們的感覺就是：這個「她」是否就是所謂「生命」？還是「我」是「生命」呢？最後那節：「寒冬 / 我道別 / 她哀求我 / 我不理睬她 / 她黯然讓我走」，如果這樣看，似乎「我」是生命。「我」和「她」究竟是甚麼呢？真是解不通。「我」和「她」好像父母和子女一樣，究竟生命和甚麼會好像父母和子女的關係呢？這是頗有趣的！

王：這首詩，如果再看，我反而覺得是頗有趣的。我特別喜歡「寒冬 / 我道別 / 她哀求我 /

我不理睬她 / 她黯然讓我走」，那種感覺頗好，碰撞在一起。我特別喜歡「我不理睬她」，用字用得很好。

樊：這個「我」本來很疼愛這個「她」的，但到最末「我」不理睬「她」，所以很有味道。如果只有前面「春夏秋」三段，好像一些父母辛辛苦苦養大小孩子，小孩子們大了就走了。但最末一節將這樣東西倒轉了，不是我們原來想的那樣發展，所以我覺得這首詩不錯。

王：不如給它一個優異獎吧！

樊：優異獎？

王：這首詩就是俗套在用春夏秋冬四季象徵生命、四時。但似乎俗套之餘又有少許翻新，譬如說：「我不理睬她 / 她黯然讓我走」，但之前他又好似一個親人那樣希望她成長，甚至可以演繹為父母對子女成長的心情，所以似乎簡單之中又不是過份簡單。

樊：不過「我」和「她」如何貫串在一起了解呢？

王：我又覺得處理得不錯，那個「我」可以是「生命」，可以是……

樊：也可以是生命和生命之間的關係！

王：是的。可以有很多種讀法。甚至可以是一個由生命的角度去回看的主题……

樊：一個生命的成長！可能這裡「我」不是生

命，「她」也不是生命。根本生命就是一個這樣的過程。

王：所以經過他的處理四時又變得不太俗套。

樊：如果我們這樣理解的話，這首詩可能還要好些。

王：是啊，所以是否可以給予他優異獎呢？

樊：可以的。

王：那就優異吧！

樊：好的。

樊：還有《孩子》和《街燈》，我們都有提及的，略略講一講好嗎？

王：我的感覺不深……

樊：我比較喜歡《街燈》！

王：你講講你的意見吧！

樊：我覺得兩首詩各有吸引之處，但有一些缺點掩累了它們。《街燈》……先講缺點，缺點就是最末的意思去得太盡。到有一晚街燈不亮了，「人們才恍然醒覺 / 她的存在 / 她的重要。」將全首詩的可能性全部壓縮為一種，而且是一種不太有趣的可能性。它開頭的段落：「日落 / 亮起」，如果和第三段相比：「日出 / 而睡」，我明白它是說日落的時候燈就亮起了，但是如果

只看兩行，「日落」一行，「亮起」一行可以解為日落的時候太陽橙紅色，好像一盞燈亮著了一樣，這誤解是頗有趣的。「金黃色的光灑滿一地 / 一大片一大片 / 柔柔的 / 軟軟的 / 彷彿，傳來一陣吉他聲……」由視覺印象變成觸覺印象和聽覺印象。這個技巧是不錯的！但是接著下來就少了寫得如此自然，變化如此多的句子了。還有一個地方可能有意思的，就是抓著街燈給人一種吉他聲音的感覺，有一節說：「只是，琴音已被車聲吞噬」，意思就是說無人留意到街燈的光了。但其他的就比較簡單了些。

王：同時你留意一下「可是 / 沒有人看她 / 竟！ / 沒有人察覺她」，那就是說在詩人的觀感裡這盞燈是不應該被忽視的。但問題就是究竟為何這盞燈會是這麼重要呢？這是空白的。同時，譬如「月兒」這一類兒化的詞語真是有點幼稚。

樊：我想我們的忠告就是閱讀真是相當重要。如果讀得多，你就會知道現在我們很少用這種擬人的寫法了。擬人的寫法很危險，很難用得好。這首詩似乎寄託了作者的感受，但為何有這種寄託，我們就不明白了。

王：這是比較稚嫩的寫法。

樊：也略略談談《孩子》吧。我覺得《街燈》是前面的地方吸引，但《孩子》是後面不錯。最末那段：「孩子，你知道嗎？ / 未經過海水洗滌的星星 / 都不能夠在夜空放亮 / 這樣… / 並不是要以淚水在遮掩這個世界 / 而是要讓淚水去擦亮那愚昧的眼睛」，好像把道理全部和盤托出了，但是又不覺得很張口見喉，可能是因為語調上是

一個大人對著一個小孩子講話，安慰這個受挫折的小孩子，後面那些話有一種很強的鼓勵性，希望能安慰那個小孩，能鼓勵他。

王：是，大概是這樣。比較有印象便是「但願能擠出半個長滿青苔的笑容」。

樊：是，這句也不錯，但有點孤立。

王：對，但整個來說都是刻劃出小孩瘦削，然後是夢裡面那些肥皂泡、彩虹橋、小朋友的美好等等，我覺得想的東西比較簡單了些。

樊：有點不完整。這個小朋友究竟受了甚麼挫折，其他人究竟為何誤解了他令他這麼慘呢？

王：即使是慘，但那種慘其實也比較籠統的。

樊：是啊，很籠統，也不怎麼感受到。會不會是作者自己的代入呢？

王：還是說他自己覺得現在周圍的小朋友都這樣不幸，需要有鼓舞。

樊：那有沒有一些整體的評語呢？我希望同學可以多看看詩！

王：我也是！某程度上今次給我的感覺是他們讀詩相對地少，有一些五四詩歌的感覺，現代感不太強。有現代感又能夠重視詩的本體，有所提升，特別是語言做得比較好的，都不太多！

樊：我同意。這次的作品中，讓我們看到有廣泛

閱讀現代詩跡象的作者不多，寫得好的作者似乎只憑個人的悟性和天資。有天資，但沒有後來的閱讀，是很可惜的。所以我和你一樣，都覺得一定要‘看’！如果不看，靠一時聰明很難可以繼續寫得好。

陳：我重複一次，經過討論後，冠軍是《寺院》，亞軍是《手》，季軍是《若毋忘一民主心聲》。兩個優異獎是《琉璃箱子》、《生命》。

王、樊：對。